

李咏涛著

大道

*30

【下】

深南大道上的国家记忆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SHENZHEN PRESS GROUP PUBLISHING HOUSE

为深圳经济特区30周年而作

李咏涛
著

深南大道上的国家记忆
大道30
【下】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SHENZHEN PRESS GROUP PUBLISHING HOUSE

策划编辑：旷 昕
责任编辑：王 昕 郭良原
封面设计：张幼农
版式设计：周 诚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道30：深南大道上的国家记忆（下）/李咏涛著.
—深圳：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10.8
ISBN 978-7-80709-338-1

I. ①大… II. ①李… III. ①经济特区—经济建设—
成就—深圳市 IV. ①F127.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60958 号

大道 30

——深南大道上的国家记忆（下）

李咏涛 著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出版发行

（518009 深圳市深南大道 6008 号）

深圳市金豪毅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制 新华书店经销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5.5

字数：190 千字 印数：10000 册

ISBN 978-7-80709-338-1 定价：38.00 元

深报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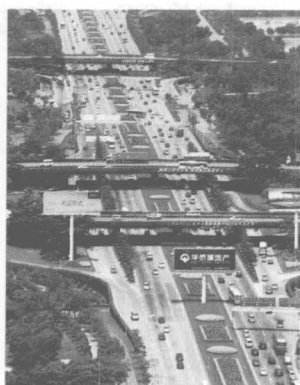
深报版图书凡是有印装质量问题，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1420年，明王朝建紫禁城，长安街由此开启中国威权与政治大道。
全景图片



1843年，上海开埠，南京路开辟中国近现代商业文明大道。
全景图片



1980年，中国建立经济特区，深南大道开创中国改革开放大道。
作者供图

《大道30》编委会

顾问：李 灏 王顺生

名誉主编：黄扬略 黄康景 陈锡添

主 编：郭兆斌

执行副主编：张梧峰

编 委：李咏涛 陈劲松 宋 丁

高海燕 薛 浩

目录

Contents

第三部 先锋的困顿 (1993——2002)

1993	城市风暴	003
	激荡与沉沦	005
	猝不及防的城市危机	009
	青春期的终结	014
1994	分合珠三角	019
	贯通三角洲	021
	格格不入的城市群	025
	破镜重圆深莞惠	029
	大道人物:	
	胡应湘VS李嘉诚——香港大佬的“深圳梦”	033
	特别收录: 忧郁与激情	
	——与法国摄影大师马克·吕布一起看深南大道	037
1995	高处不胜寒	045

	地王出世	047
	别了！特区	055
1996	从文化沙漠到文化产业	059
	书城里的文化救赎	060
	主旋律文化VS草根文化	065
	文化的产业雄心	070
1997	双城计	075
	香港回家	077
	第二波“偷渡”	081
	深港联合特区：从单相思到热恋期	083
	大道人物： 港督VS特首——旁观者，还是领跑者？	089
1998-1999	深圳中轴演义	093
	寻找中心	095
	中心区规划的“战”与“和”	100
2000	国际花园城市：迷离的绿色	107
	桂冠的背影	108
	绿色乌托邦	111
	“难以为继”时代	117
2001-2002	饕餮大道	121
	消逝的食街	123
	香蜜湖之殇	126
	BB机·中巴·香港老的士·自行车道	131

第四部 大道无疆 (2003—2010)

2003 深圳过“关”	137
被“关”起来的城市	139
四面的突围.....	144
2004—2005 市民中心&公民大道	151
欲张者伏翼.....	153
走向公民城邦.....	156
被“遗忘”的公民	162
2006—2007 野蛮生长城中村	167
城市包围农村.....	168
“违建”怪圈.....	173
廉租房·娱乐场·大学宿舍	178
大道人物:	
特区村长: 最激进与最保守	185
2008 企业大道	189
企业之都.....	191
黑铁时代·白银时代·黄金时代	196
大道基因.....	202
大道人物:	
深圳企业家——北人南相	206
2009—2010 而立深圳	211
30年N个定位	213

政改之困	221
让历史告诉未来	225

跋

深圳的答案	231
-------------	-----

第三部

先锋的困顿

(1993——2002)

- 1993 城市风暴
- 1994 分合珠三角
- 1995 高处不胜寒
- 1996 从文化沙漠到文化产业
- 1997 双城计
- 1998—1999 深圳中轴演义
- 2000 国际花园城市：迷离的绿色
- 2001—2002 饕餮大道



1993 城市风暴

激荡与沉沦
猝不及防的城市危机
青春期的终结

“九三年是一个紧张的年头。风暴在这时期达到了最猛烈最壮观的程度。”

——这是法国文豪雨果在其名著《九三年》中的一段话。这本描写1793年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小说，在中国畅销书作家林达眼中，是钩沉巴黎城市历史和文化的一把钥匙，他写的《带一本书去巴黎》一书，便从追忆这本旧书开始。

在某方面，深圳是可以和巴黎比较一番的，它们都有大道情结，香榭丽舍大道和深南大道在其城市中的作用无可替代；并且，这两座城市的形态和灵魂，都深受其时代最重要历史事件的影响。

1793年的巴黎，见证了一场影响世界历史走向的“革命”；1993年的深圳，则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尖峰时刻。

这些重大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时刻，因为在一座城市中酝酿、发酵，或者干脆因此造就一座原本并不存在的城市——这城市便成为一个载体和道具，是历史的副产品，也是历史的纪念物。可以说，深圳的城市灵魂是“改革”，正如巴黎的城市灵魂是“革命”。

雨果是这样理解“九三年”之于巴黎的：“九三年是欧洲对法兰西的战争，又是法兰西对巴黎的战争。革命怎样呢？那是法兰西战胜欧洲，巴黎战胜法兰西。这就是九三年这个恐怖的时刻之所以伟大的原因，它比本世纪的其余时刻更伟大。”在此后的岁月里，“革命”的烽火在巴黎已烟消云散，但“革命”对巴黎城市规划和文化的影响却被定格。从18世纪的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开始，巴黎历经反法同盟占领、1830年七月革命、1848年革命，1793年只是其中一个更富戏剧性的年份。这经年累月的街头暴力，使奥斯曼在1859年主刀的巴黎城市改造运动中，下决心将过去逼仄、陈旧、狭窄的街道改造为笔直开阔的林荫大道，赋予巴黎全新的城市形象——而其动机只是为了便于集结军队，并“顺利”发射炮弹！奥斯曼

曾有的名言是：“炮弹不懂得右转弯！”谁能想象，香榭丽舍大道的万种风情，源头却是如此这般恐怖。不独城市街道的改头换面，为了防止暴民躲在河堤狙击政府军，不少运河也被迫从地下穿过。

九三年的深圳，是这座城市的转折之年，1952.84平方公里土地上所展示的激情和梦想，以及相伴生的种种天灾人祸，仿佛都预示着这座城市要经历的一切困苦和希望。

激荡与沉沦

1993年6月27日，对深圳的成长史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这座城市的“脊椎”深南大道全线竣工。以蔡屋围为原点，东至新秀村，西至上海宾馆，并以上海宾馆为界再延伸到南头古城，这条坚韧无比的城市脊椎东西绵延近30公里，一路西进，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城市组团和地标。

大道两侧，似乎升腾着源自地层深处的力量，走过这里的人，无不被一种势不可挡的氛围所震慑、俘获。

1993年的深南大道东，邓小平画像已在深南大道与红岭中路交汇处竖立，邓小平视野数百米外，亚洲第一高楼地王大厦开工建设，深南大道将因此与天空对话，并拥有一个众人仰望的高度。继特区建设之初，在罗湖兴起的集群式摩天大楼热后，一座座更有个性、更华丽的大厦沿着深南大道一字排开。

1993年的深南大道中部，华强北赛格电子交易市场的生意越来越红火，以电子市场为龙头的新商业业态逐步蚕食上步工业区军营般的厂房，低端工业被无情地驱赶北上，深圳第一轮产业转移正当其时。

1993年的深南大道西，中科院与深圳市联手打造的深圳科技园，因合作模式、运营思路和地域狭小等问题，已经容纳不下深圳这座高科技城市

的全部梦想。高科技细胞在整个城市蔓延、扩散。在深圳不断为科技和民营企业推出制度创新下，那些崭露头角的民营高科技企业，筋强骨健、生龙活虎。

1993年的深圳，在邓小平南巡旋风的效应下，处于极度亢奋之中。它孤军奋战杀出的那条血路，终成阳光大道；它冒着无数风险的种种试验，都已得到权威认证并普遍应用。此时的中国，似乎一扫1989年风波的阴影，对市场和经济的渴望取代了曾经纷乱迷惘的梦想——1993年3月召开的八届人大会议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被写入宪法修正案，自深圳经济特区和安徽小岗村发起的“市场经济”在经过深渊薄冰之险后，大行其道。

1993年是深圳特区历史上又一波盛况空前的移民潮。下海、闯深圳以及“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这样的词汇深深刺激和挑拨着人们的神经和大脑。与改革刚刚启幕的八十年代初相比，这一次移民潮来势更加汹涌。很多移民都在阅读一本关于深圳的书——《深圳的斯芬克思之谜》。这本由深圳市委宣传部编著的书，将深圳奇迹与古埃及的斯芬克斯之谜相提并论，似乎想用斯芬克斯之谜的不可思议来表明深圳的奇迹。就像斯芬克斯之谜真正的谜底是“认识你自己”，深圳的魅力在于它解放人性、释放自我的力量，在这个备受压抑的社会中，喷薄而出。

这个“谜”给了人们更加清晰的未来、更加现实的价值取向。



◆ 很多人看了1992年出版的《深圳的斯芬克思之谜》，便马上决定南下深圳寻梦。 作者供图



◆ 在人才市场排队应聘，是早期深圳移民的“第一关”。

1993年1月1日，深圳关外的宝安县撤销，挂牌成立了宝安区和龙岗区。这意味着，深圳将从特区走向城市，将关外也作为城市的一部分来对待。城市化的进程将突破“二线关”的限制，原本泾渭分明的深圳关内关外，有望走向统一规划、融合发展的道路。

1993年第一季度，初试市场经济的中国经济呈“井喷”之势，GDP增幅达到14.1%，是中国经济30年中增速最快的年份之一；深圳GDP增幅更是一飞冲天，超过40%。人们普遍预期，深圳GDP将很快超过中国第三大城市天津，令这个老工业重镇倍感焦急。

1993年，深圳进出口总额一举超越上海，达到282.04亿美元，荣登全国各大城市榜首，出口之都的桂冠闪耀至今。

如此情势下，这座城市有足够的豪迈和底气发出自己的城市宣言。在邓小平南巡时所提出要赶超新加坡的鼓励下，1993年2月23日，深圳市建设

工作会议上确定了深圳未来城市总体规划方案，宣称：“将用20年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多功能的国际性城市。”这比2008年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提出“叫板新加坡”的豪言，早了15年。15年前勾画出的蓝图，仍是特区30年时所要全力追求的城市目标，深圳人当年的勇气由此可见一斑。

那真是一个敢想敢干的年代，甚至有些不计后果。

市场经济这匹脱缰的野马，惊醒了沉寂两年多的中国大地，重新给这个国度以活力和希望。但对于如何驾驭市场经济，中国政府和企业还不够娴熟，无法让它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行走。很快，中国经济体温急剧上升。股票热、房地产热、集资热四处“点火”，由此带来猛烈的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使中国的经济学家和决策者们如临大敌，甚至有海外媒体将之与1988年可怕的通货膨胀相比。

经过数月紧张的观察、思考和犹疑，中央决策者终于出招。1993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主持经济工作的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朱镕基铁腕治市，亲任央行行长，紧急关掉资金的水龙头，全面削减基建投资。这是中国建立市场经济过程中的第一次宏观调控，也使1993年成为中国经济史上的一个重要而危险的年份。此后，“宏观调控”一词成了中国经济这个腾云驾雾的孙悟空的“紧箍咒”，对中国经济生态产生重大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朱镕基虽然一开始采取了行政化的霹雳手段，但在经济形势得到掌控后，逐步回归到改革和市场化的政策，并在财税体制、金融体系、外汇管理体制、国有企业、社会保障制度推出改革新政。自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由增量改革向整体改革迈进，中国经济将要走过一段有“地雷阵”和“万丈深渊”的路程。

南海之滨的深圳、惠州、北海、海南，犹如股市曲线图，一下子从最